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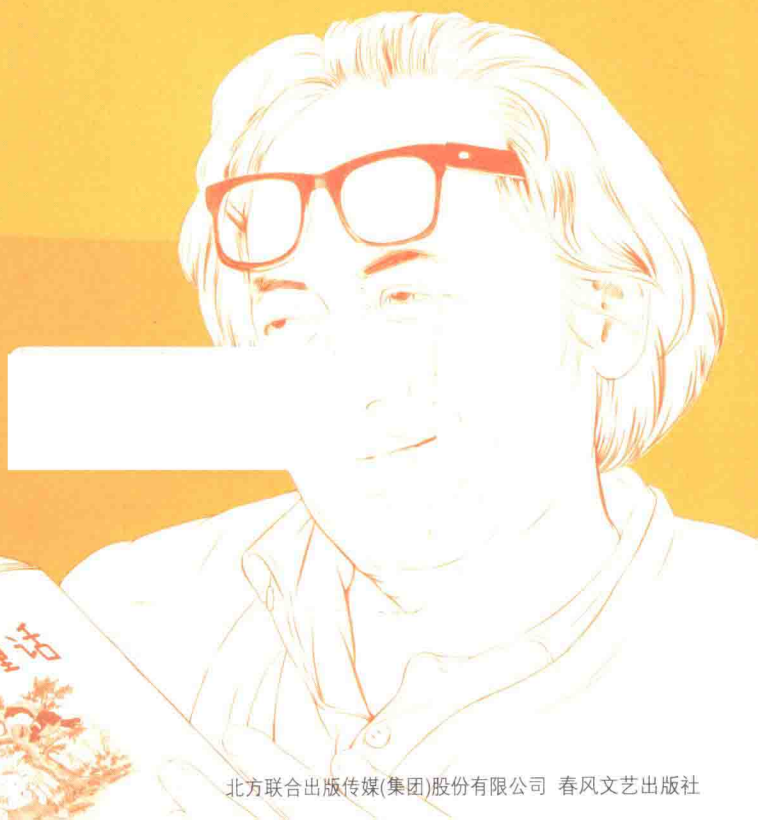
我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的作家
包揽国内儿童文学重要奖项的作家
全部作品首次完整收录

孙幼军文集

第十三卷

小耗子阿灰
小熊黑蛋蛋与树精姨

.....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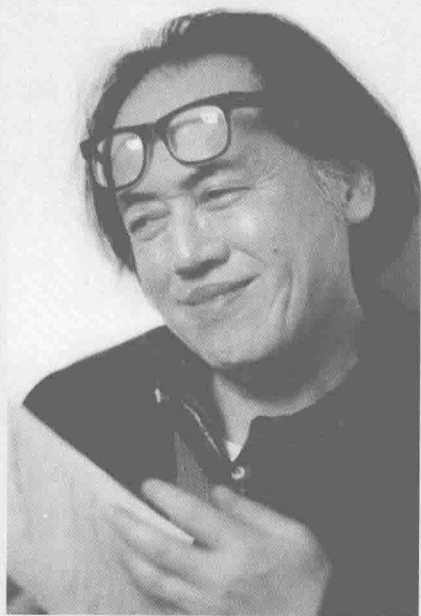
我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的作家
包揽国内儿童文学重要奖项的作家
全部作品首次完整收录

孙幼军文集

第十三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· 沈 阳 ·

孙幼军 1933年6月生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。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后分配到外交学院汉语教研室任教。“文革”中外交学院撤销，去江西上高县农村“五七干校”三年余，返京后在汉语教学中心从事外事教学9年。一生跨越了许多不平凡的时代。



1961年童话般地创作了一部了不起的童话——《小布头奇遇记》，感动了几代人，成为经典。主要从事童话创作，主要著作：长篇童话《没有风的扇子》《仙篮奇剑传》《漏勺号漂流记》《跟怪老头儿漫游奇境》；系列童话集《玩具店的夜》《亭亭的童话》《怪老头儿》《小猪唏哩呼噜》；中篇童话《铁头飞侠传》《神奇的房子》《云里国历险》《影星娃娃》；短篇童话《小狗的小房子》《妮妮画猴儿》等。另有译作《不不园》《伏伦盖尔船长历险记》《聪明的小狐狸》等7种，分别译自日文和俄文。曾获得中国作协“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”、第二届“全国少儿读物评奖”一等奖、“中国国家图书奖提名奖”、“宋庆龄儿童文学奖”首奖等多种奖项。1990年获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荣誉奖及国际安徒生奖提名，是我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，收入《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》。

现居北京外交学院，过着平凡而朴素的生活。孩子一样童真可爱的童话大师，对生活和生活的人充满爱意和关怀，八十一岁，仍笔耕不辍。

目 录

- 001 / 小耗子阿灰
- 039 / 皮特儿·独眼猫·笨鸭鸭
- 066 / 我山林里的朋友
- 091 / 小熊黑蛋蛋与树精姨
- 116 / 丁丁爷爷的玩具小屋
- 169 / 我和大头猫、小精灵
- 219 / 我的魔书桌
- 244 / 爱挑剔的影子

小耗子阿灰

一 阿灰想看故事书

我叫吴兰，是个女生，今年十岁。都念五年级了，我妈还叫我“丫丫”。

我的屋子里还住着一只小耗子。他老是静悄悄的，走路静悄悄，吃东西也静悄悄，就连磨牙都静悄悄的。我想这是因为有黑大头的关系。

黑大头是我妈妈特别喜欢的一只猫，很大，浑身亮亮的黑毛，脑袋占身体的一半，我就叫她“黑大头”。她有时候到我屋子里来，伏在沙发上睡觉，睡得呼噜呼噜的，比阿灰磨牙的声音还响。我喜欢坐在沙发上看故事书，有时候把她抱到地板上，拿着一本书坐下来。黑大头被弄醒了，很不高兴地嘟囔说：“在哪儿都没法儿好好睡觉！你妈妈老把我抱起来，亲着我的脸说：‘多可爱啊，睡觉还打呼噜，像个小娃娃’！”

那只小耗子就不这样。我读故事书时，他总是悄悄溜来，安静地蹲在我脚下的地板上。开始我还当是他为捡些我掉下的点心渣子吃，因为我看故事书时，老爱吃零食，炒花生米、核桃酥什么的。有时候我就故意掉一些吃的在地上。小耗子好像猜出了我的意思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不是我馋了，我看你的脸呢。你脸上一会儿很难过的样子，一会儿又张开嘴巴笑。故事很好玩儿吧？”

我说：“对，很好玩儿！”

他说：“你念出声音来行不行？”

“你自己看吧！”

他可怜兮兮地说：“我不认识字。”

我那会儿正吃着一块果仁巧克力，念书会影响我。我站起来，拿了一本书丢给他，告诉他：“这本是图画书，没字，你看得懂的。”

“你能送给我一本你不要的字书吗？”

“做什么用？”

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：“我把那本书吃下去，上面的字就都认识了。”

“真的呀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我立刻去找来一本我念二年级时的旧练字本。小耗子翻看一下说：“这个不好。上面的生字太少，也不太好认。”

我觉得他的意思是我的字写得很差，对他说：“我是我们班女生里，字写得最漂亮的一个！”

小耗子说：“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这些字跟书里印的不大一样。要是有一本新华字典更好，都吃下去，我就什么书都能看了。”这不难。我有一本新华字典，硬壳壳都没了，翻得稀巴烂，还丢了两页。我妈皱着眉头，用两个指头捏着说：“也算个用功的孩子，能把字典翻得这样脏兮兮的！还是个女生嘛！”说完，就丢

进垃圾箱了。我舍不得，又偷偷捡了回来。

小耗子得到那本破字典，高兴得要命。他在拖走的时候说：“恨不得一口就吞下去，可太厚了，总得细嚼慢咽……”

不过我还是半信半疑，他也学会了黑大头的吹牛？

黑大头这名字是我给取的，妈妈是称她的宠物“黑咪咪”的。黑大头对我取的名字很不满意，她说：“‘黑咪咪’不是挺好吗？怎么又‘大头’了？”

我说：“‘大头’的意思是‘非常聪明’。你是我们家最聪明的一个！”

这才免得她老是唠唠叨叨的。我给小耗子起名，就一点儿麻烦没有。我跟他商量：“我管你叫‘阿灰’好吗？”

他马上说：“好好，这个名字真棒！”

他的细毛毛其实是银灰色的，还有亮光，十分漂亮。也许叫他“阿银”更准确。

我想起黑大头的挑剔，问阿灰说：“屋子里有只大猫，你害怕吧？”

他老老实实说：“害怕。她样子凶巴巴的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扑上来……”

“没事儿。”我对阿灰说，“我跟黑大头说了‘阿灰是我朋友，你对他客气一点儿’。”

“她怎么说？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实话实讲：“她说：‘跟谁做朋友不好？跟耗子！’”我说：“阿灰可是一只好耗子。我告诉他不要嗑我的文具盒、书本什么的，他就一次也没嗑。像你爱杠爪子一样，耗子一定要磨牙，不然会长成两把大锯。我拿了一块旧积木给他，他就规规矩矩地只嗑那块积木。乖吧？”

黑大头下面还有一句话：“我三口两口地把他吞进肚子，他

就再也不用磨牙了！”我没把这句话告诉阿灰。可是我严厉警告黑大头说：“你随便在沙发巾上杠爪子，把沙发巾扯得乱七八糟，我没说过你，可你敢伤害我朋友，瞧我怎么收拾你！”

这话不像一个女孩子讲的，可黑大头那家伙真可能干出来，为阿灰的安全，我不得不凶一点儿。

二 一下子认识了好多字

这天放学后，我正准备写作业，阿灰跑来说：“给我一本故事书好吗？”

我匆匆从盒子里抽出一本图画书，丢给他。他翻翻书页，小心地说：“给我字书行吗？”

我急着要写作业，不耐烦地说：“瞎捣乱。今天的作业特别多！”

可我还是找了一本“字书”给他。没想到刚刚写了几个字，我就停住了，我听见阿灰念：

“第、一、章、唏、哩、呼、噜、是、谁？”

这句话是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的，可是我完全听明白了。我吃了一惊，问坐在地板上的小耗子阿灰：

“是你念的吗？”

这话表现了我的极度惊异，因为房间里只有我和他。阿灰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哦，是。”

我却大叫一声：“念！你接着念！”

阿灰接着读下去——

“要讲唏哩呼噜，就得先讲唏哩呼噜的爸爸和妈妈。

“唏哩呼噜的爸爸是一头猪。他娶的太太嘛，真巧，也是一头猪。

“有一天，这位猪太太给猪先生了一大窝孩子。猪先生快活极了……”

虽然念得磕磕巴巴，可是意思完全能听懂。我高兴地站起来大叫：“了不起！阿灰你真了不起！一下子认识了这么多字！”

“那是因为你给了我一本字典。我一页一页嚼烂了，吞下去。要是没有你的字典，这些字我都不认识……”

他又说了一句“真好玩儿啊”就兴致勃勃，接着念下去。这本故事书我读过，是挺好玩儿的。

就在这时候，黑大头走进来。她轻蔑地瞧了阿灰一眼说：“鼻孔里插葱，装相！也冒充学生啊？看把你美的！”

阿灰没敢吭气儿。我说：“不是装相，阿灰真认识字！”

我把真情讲给黑大头。黑大头哈哈笑，说：“吃下一本字典够费劲的！这回我倒是省事了，吞下这么点儿的小耗子太容易啦，三口两口就行！到时候我也认识了许多字！”

看来她是不相信阿灰认识字。我拿一张纸写了一个很大的“黑”字，举起来问阿灰：“这个字念什么？”

阿灰念了出来。我又写“大头”两个字，阿灰也念出来了。

黑大头很惊讶，绿眼睛里满是疑惑。这三个字黑大头也认识。为了教会她写自己的名字，也不知用了几天，可把我累坏了。

我把纸和笔交给黑大头说：“你考考他吧！”

黑大头说：“我没那闲工夫！”

只要不睡觉，她有有的是工夫。斗大的字认识不了一车，要是她写，大概只能写出“二”、“五”、“八”几个数字，顶多还有“丁”、“王”、“土”等笔画最少的几个。她有些生气，多半是以为我难为她。黑大头就是这样。

黑大头对阿灰能自己读故事书显然很羡慕。我安慰她说：“我们班女生，还有两个，也换了新字典。赶明儿我要来一本旧的给你，你也吃下去！”

黑大头撇撇嘴说：“恶心死了！你当是我没见过你那本烂字典啊？脏得扔进垃圾箱都没人捡！吃进肚子还不得传染病呀？我还想

活呢！”

我用妈妈给的零花钱买一本新的新华字典并不困难。我说：“那我就给你买一本新的。”

黑大头又撇撇嘴说：“留着你的钱买冰棍吃吧！新字典跟鱼一样可口吗？”

三 市图书馆的座上客

我不比我同班的女生识字少，也许还多些，因为我爱读课外书。现在我可要老老实实承认，我比阿灰差多了。一本没有注明拼音的故事书，我就有好些字念不出。我只好问阿灰：“这个字念什么？”

阿灰不是大头猫，他从来不嘲笑我，立刻告诉我。因为他知道是因为吃了我一本字典，而字典就是查字用的。

阿灰觉得那些故事书非常好玩儿，天天读，很快就都读完了，开始读第二遍、第三遍。我说：“一出咱们家就是图书馆，书多极了，赶明儿我领你去借。拿回家来看也行，坐在阅览室里看也行。”

这回有好多故事书可读了，阿灰特别高兴。

我放学回来，桌上有一个阿灰留给我的条子，上面写着：

兰兰：

我等得有点儿着急，自己去找图书馆了。回家后我会把去图书馆的情况仔细说给你听。

阿灰

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妈妈以外的人写给我的条子，觉得很新鲜好玩儿。条子写得规规矩矩，字迹工整。他叫我“兰兰”也让我高兴。妈妈除了心情特好的时候，总是叫我小名“丫丫”，自高自大

的黑大头也跟着叫。

天黑了阿灰才回来。兴致勃勃地告诉我：“管理图书的白发奶奶真好！她喜欢我，夸我‘真是个用工的孩子’，说查书号登记很麻烦，让我自己到书库里去找。哇，那儿的好书真多呀！白发奶奶给我一把小椅子，我就在书架上挑，坐在那儿看……”

“每人都给一杯咖啡，白发奶奶也用可口可乐的瓶盖给我倒了一杯，又苦又甜，味道特别好！”

我常常去图书馆借书，可是阿灰第一次去，觉得什么都新鲜好玩儿。

我问阿灰：“你都看了一些什么好玩儿的书了？”

阿灰说：“好玩儿的多啦！最好玩儿的是一本叫《举世无双黑大头》的！”

我说：“什么什么？”

他重复说：“《举世无双黑大头》。”

我乐了，说：“图书馆的书多，叫‘黑大头’的也很多，说不定那是一只巴儿狗。有的巴儿狗脑袋也挺大。那本书也是讲一只黑猫？”

阿灰说：“没错儿，就是！而且，就是咱们家的黑大头！”

我忍不住哈哈笑：“你可真能胡说一气！”

阿灰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一点儿也没胡说。书里讲了很多事，一看就是咱们家的黑大头！好比说，她现在的家庭住址也是咱们家的……”

四 黑大头的光荣经历

阿灰接着说出了地址。他原本说不出家庭住址的，可是回到家门口一看，书里的地址一点儿都不错。

阿灰不光认字多，他的记忆力也很好。可是他发现这本书时，

天已经快黑了，他只挑着看了一部分。白发奶奶说，可以写一个条子，把书带回家去看。可惜那本书太大了，阿灰拿不动。

“下回，我推着你妈妈买菜的小推车去。你想看什么书，我也可以替你借回来！”

他把读到的片段讲给我听。

书里第十章叫“信不信由你”，都是黑大头自己讲述的事情的记录。里边有的是黑大头讲给我听过的，证明这个黑大头确实是我们家那位。不过有些我没听到过，有些虽然听她说过，却没这么详细。

阿灰背诵了一段给我听——

我的脑袋是怎么变得这样大的：

“都认为我的一身黑亮的毛非常漂亮。我可分辨得出主次。我认为，聪明最重要，脑袋大才聪明，我就想让自己脑袋变大。

“为了漂亮，丫丫的妈妈老是用按摩槌敲自己屁股，屁股就变得很大。我就天天用按摩槌敲自己脑袋。丫丫的妈妈说：‘脑袋那玩意儿可不是屁股，是想事情用的。你还应该同时练习思考，这样，你脑袋才会又大又聪明。’

“她很爱我的，希望我聪明，给我出主意说：‘我有一本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能让你练习思考。我天天给你念，你脑袋变大的同时，里面也充实了！’

“我就使劲敲脑袋，同时背一百条‘为什么’，结果，我就变得比谁都聪明！”

阿灰还没背诵完，我就哈哈笑，阿灰也笑。他说：“还有呢！”又给我背诵了一段——

我是怎么当上国王的：

单凭聪明，是当不成国王的，要当国王，必须比谁都厉害。

我成为国王，是从抓鱼开始的。

那次我在山下那个大湖边散步，看见湖水里游着一条大鲤鱼。

它越游越近，等到那条黑影到了根据我聪明的大脑袋的判断，可以一蹴而就时，我就猛地纵身，直扑向它！

谁知道那根本不是鲤鱼，而是一条大鳄鱼！

现在不是我吃它，是它吃我的问题了！

它张开血盆大口，想一口把我吞下去。我可不是好惹的，想吃掉我，门儿都没有啊，我一跳就到了那家伙后背上，狠狠叼住它脖颈子。那家伙的鳞片很厚、很硬，可我的牙齿非常锋利，一口就咬透了，流出血来。鳄鱼疼得大叫一声，冲上岸去，一边慌慌张张奔逃，一边叫嚷：“黑豹！一只黑豹！……”

能把一条大伙儿都害怕的大鳄鱼吓成这模样，你想该有多可怕？动物们为了活命，一齐东奔西逃，都不见踪影了。

我上山，接着进了城。没想到“黑豹子”的消息传得那么快，谁见了我都恭恭敬敬地行礼、让路。一只大棕熊垂手侍立，鞠个大躬说：“黑豹先生，您老人家吉祥！您来得太是时候啦！这次大家选我当国王，我正发愁呢，您老人家就来了！这个国王，就请您替我当吧！”

国王我还真没当过，一时有些犹豫。大棕熊说：“我们国家没有老虎。有了一只了不起的黑豹当国王，是全国百姓的幸福，您就不要推辞啦！”

当国王的日子还真滋润。什么都给我准备得好好的。住在皇宫的小楼里，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。出门有小汽车，睡觉有钢丝床。有四只鱼鹰专门给我送大活鱼——可不是鳄鱼。有时候是鲤鱼，有时候是草鱼，有时候是青鱼，都非常鲜美……

我走到哪儿去，人们都恭恭敬敬地行礼，喊：“陛下吉祥！”

阿灰背诵到这里，笑得背不下去了。我问他：“这本书的作者是谁？”

阿灰说：“叫‘小白’。那一定是个大作家，书很厚很厚的！”

我说：“那位作家还很了解黑大头的情况。‘黑大头’这名字是我给取的，没人知道。”

可又不会是黑大头自己写的。她可不是阿灰，她不会写字。

五 救了阿灰一命

我对阿灰说：“你问问大头猫，那本书是怎么回事。”

阿灰说：“我可不敢。你问吧！”

我说：“我又没见那本书嘛。”

这样，我跟阿灰一时都忍住好奇。

为了阿灰喝水方便，我在一个花瓷小碗里倒了些矿泉水。阿灰说：“我喝水用不着这玩意儿。”把小碗拿到阳台上去，跟我解释：“天旱，麻雀没水喝，很可怜。”

过了两天，他又加上一个空塑料盒子，倒满清水说：“麻雀喜欢洗澡，小溪流都干了，没地方洗澡。”

他建立了浴室后，果然麻雀成群结队地飞来，快快活活地洗澡、嬉戏。

我刚刚放学回来，放下书包，看着阿灰兴致勃勃地看着小麻雀们洗澡。

认识好多字的阿灰还是很傻，他只顾喜欢小鸟，忘了还有大鸟。

忽然从敞开的窗口飞进一只老鹰，快得像射进来一支箭！他一爪就抓住阿灰。从阿灰尖厉的惨叫声，你就知道这一爪抓得有多狠。

我完全惊呆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一条黑影飞到老鹰背上。那是黑大头。想不到她那么大脑袋会疾如闪电，叼住了老鹰的脖颈子。

这一口不比老鹰那一爪逊色，老鹰“嘎”一声惨叫，恶狠狠说了句：“花铁嘴记住你了！”松开爪子，转身飞出窗户了。

我惊魂未定，说出的第一句话是：“黑大头了不起！太谢谢你啦！”

黑大头瞧了一眼伏在地上的小耗子说：“凭什么便宜了他呀，这么肥的耗子，我还留着自己吃呢！”

我顾不上回答黑大头，因为发现阿灰伤得很重。老鹰的利爪刺进他身体，有三个小洞正汩汩冒出血来。我把从妈妈那里学来的全部医疗技术都用上了，清洗、敷药、包扎。这只小耗子实在了不起，疼得直哼哼，却始终不叫疼。

我天天给阿灰换药，小心地照料他，给他一些我认为最有营养的食品。他的伤口三四天才愈合，终于渐渐恢复了常态。对黑大头，他没说感激的话，可是用一双小眼睛望着黑大头时，恐惧的目光完全被感激和友善代替了。这让我感到特别快活。

我对黑大头说：“‘黑豹子’不是闹着玩儿的，你还真厉害！”

说的时候我盯着黑大头，想瞧瞧她有什么反应。我想知道图书馆那本书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阿灰也紧盯着她。

黑大头好像头一回听到“黑豹”这个词儿。她眨巴眨巴眼问：“‘黑豹’是啥意思？”

不像是装傻。我干脆问：“你是不是写了一本叫《举世无双黑大头》的书？”

“写书？”黑大头问。接着她生气地说：“能读故事书、会写字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没工夫就是了，也犯不上挖苦我！”

她真不知道！我说：“是阿灰在图书馆看到这本书的，作者的名字不是你。是个叫‘小白’的。——你认识这个小白吗？”

黑大头不再生气，她说：“我不认识什么‘小白’。那本书里提到我？”

我说：“那本书就是写你的！我没见过那本书，是听阿灰讲的。你想知道，就去问阿灰。”

我希望阿灰和黑大头能成为好朋友。他们俩太疏远，家里冷

清。黑大头救了阿灰是个契机。他们俩变得友爱，家里也会热闹起来。

我叮嘱阿灰说：“黑大头可能向你打听那本书的事。回答她时要小心些，她脾气暴躁，千万别惹她发火。”

阿灰唯唯答应。其实是我瞎操心，阿灰从来都很谨慎，又很友善，不大可能捅什么篓子。

六 大作家小白来了

我到妈妈房间去，看见妈妈抱着一只雪白的兔子。我笑着说：“您有那么高级的宠物还不够啊？又弄来一个！”

妈妈说：“不是‘弄来’的，是她自己来的！”

新鲜，这个宠物是自己找主人的！

白兔用一对又红又亮的眼珠儿打量着我说：“对，我就是来找吴兰的！”

我说：“你连我名字都知道啊！我妈告诉你的吧？”

她说：“你妈妈叫你‘丫丫’，你的名字我早知道——那么出色的一个优秀学生，我会不知道？我是谁呀，大作家小白。你们家的黑大头是我朋友。”

我说：“噢，久仰久仰！你写过一本书叫《举世无双黑大头》的书”！

那位作家点头说：“没错儿。那是最新的一本，我已经写了五本了。”

我想立刻让黑大头认识这位给她写书的作家，跟妈妈商量：“让小白到我屋里玩儿会儿，行吗？”

妈妈说：“好吧，把这盘荔枝也带上。”

就算宠物，给她一根洗干净的胡萝卜也不错了，冰箱里的鲜荔枝，就是爸爸回家时，也不过分给我两三个，这个兔子倒一盘子一

盘子地吃！

也许她已经告诉妈妈她是位作家了。

我领着小白回到房间时。阿灰跟黑大头正谈得起劲儿，这情景很罕见，让我高兴。我说：

“我给你们介绍一位新朋友——她是作家小白！”

阿灰和黑大头同时睁大眼睛，齐齐地盯住小白看。他们正在谈论的显然是那本写黑大头的书。阿灰先叫出来：“噢，就是写《举世无双黑大头》的那位？”

小白鞠个躬说：“请多指教！我叫小白！”

阿灰说：“写了那么厚一本书，真了不起！我已经开始拜读了，挺好玩儿的！”

黑大头却说：“不敢恭维。写的那是我吗？胡编一气！”

小白一点儿不在乎，她笑嘻嘻地说：“‘胡编’，说对啦。我是搞文学创作的，用我们的话说，那叫‘虚构’。还不完全是虚构，至少，‘黑大头’这名字是真的。你的英雄事迹，也有不少是真的。”

黑大头说：“这是碰上我了，要是碰上个脾气坏的，还不把你揍一顿！”

小白说：“我写的全是歌颂和赞美，感谢和夸奖我都来不及，谁会那么傻？有个杀手还感激得连一顿美味的午餐都放弃了。”

我爱听故事，小耗子阿灰更不用说。我问：“‘杀手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小白眨巴眨巴晶莹的红眼睛说：“我粗心大意了，有一次在野外有滋有味吃青草的当儿，被突然落下的一只苍鹰牢牢地抓住。那是一只最强悍的老鹰，叫‘花铁嘴’！”

阿灰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：“是他！”

小白继续讲下去：“我知道接下来的就是被撕开肚皮，先被铁钩子一样的嘴巴啄光五脏六腑，接着是被叼回鹰巢仔细享用。我忍